



老家的亲戚

李 晓

我的表叔在城里已经83岁了,但现在他家与我们家已很少走动了。

有次在马路碰见表叔,他穿着笨重棉裤缓缓地走动。我们发现了彼此,讪讪地挤出笑来。表叔觉得心里过意不去,突然转身问我:“你妈呢,你妈还好吧?”我回答:“还好,还好。”他又问:“你爸呢,你爸还好吧?”我回答:“爸走2年多了。”表叔顿时就懵了,他惊问:“你们为啥不通知我呀,你爸多好的一个人,我起码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。”表叔一副快哭了的样子。

表叔一把抓住我的手说:“告诉你你爸的墓地,我上墓地去看看他。”3天后,我带着表叔去了城郊爸的墓地。墓碑上有我爸的遗像,他依然笑意盈盈地望着表叔,好像在说:“兄弟,你这才来啊。”天空堆积的白云垂下来,风吹动墓地,树叶哗啦啦响。表叔趴在墓碑前,肩膀抖动,抽泣起来。表叔对着我爸的遗像感叹:“兄弟啊,我们这一辈人走了,亲戚关系也就淡了,走动更少了。”

我爸去世时,在出席简朴丧宴的名单上,起初我写上了表叔的名字。我妈看了看后说:“你那表叔,就不通知了吧。”

我妈决定不通知表叔,自有她的道理。我爸健在时,表叔的一个孙子在城里买房结婚成家,找我爸借了8

万元。借钱时,表叔说,一年后就还。一年后,表叔还了3次,还有2万元没还。我爸从来没催过,但我妈唠叨了几次,嚷嚷说:“表叔就是想把那2万元赖掉算了。”我妈的疑心,被我爸厉声喝住:“人家肯定是有难处,不要逼人家嘛,再说,我家缺钱吗。”我妈再也没唠叨那2万元钱了。自那以后,一直到我爸去世,表叔一家人,再也没踏过我家门槛。

我妈当年不愿意进城,舍不得老家山水、房屋、庄稼,还舍不得那些大山皱褶里住着的老亲戚。他们与我家盘根错节、藤藤蔓蔓缠绕的关系,有的是血缘相近相亲,有的是拐弯抹角的牵连。这些乡里亲戚,伴随我家度过着乡里人情浓醞的岁月。平时亲亲热热走动,一旦有事,会翻山越岭赶来帮忙。比如送别一个亲人,一套山里流程走完往往要好几天时间。一个孩子满月要吃满月宴,一家人的房屋竣工落成,也要办一次宴席。但那时候的人情往来很简单,一篮子自家做的豆腐,几斤村里面坊做的麦面面条,一包红薯粉。亲戚之间在乎的是这种人情礼仪的热热乎乎往来。

我妈进城后,这些乡下亲戚依旧与我家来来往往着。我家一年四季吃的瓜果蔬菜,大多是这些老家亲戚送来的。但我爸我妈也不亏待他们,比如亲戚家送来一篮子土鸡蛋,我爸我妈偷偷在篮子里塞上远远高于鸡蛋价

格的钱。往往等亲戚们走到半路或回到乡里才发现,于是他们感叹:这亲戚,真是越走越亲啊。

有年夏天的一天,一个乡下亲戚担来满满一筐茄子、西红柿、南瓜,爸妈那天上午没在家,我们中午在楼下发现那亲戚侧卧身子睡在一根扁担上,已呼噜声四起了。等我爸叫醒他,那亲戚说:“这些菜都拿去吃啊。”我爸把200元钱硬塞给那亲戚,那亲戚起初客气说:“哎呀,我是送给你们吃的,要啥钱啊。”我爸说:“种地要种子、肥料,这些菜也不是白长出来的。”

平时老家乡里亲戚们有啥事需要走动,爸妈是绝对少不了的人。爸的一个本子上还清清楚楚记录着某个表姑、某个表妹、某个远房姨妈的生日,一旦遇到这些日子,我爸就打电话问:“今年还聚聚么?”有的亲戚客套几句:“还是麻烦你们了啊。”我爸总是打断那人的话头:“我们是亲戚,要走动,必须的。”能亲自去的就亲自去,不能前去的,就托人随上一份礼。

去那些乡下亲戚家走动,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能够唤起我的记忆,激活涌动着我在城里麻木的细胞。有时我想,什么是老家,什么是故乡?就是生养我们生命的血地,就是最初投影到我们孩童纯真眸子中的山水,所以,故乡才会蔓延到我们血脉里来,让我们牵肠挂肚,心心念念。

王南海

街角处的一家羊肉汤铺子里,大锅翻滚着,羊肉飘香。

我和爱人正喝着羊肉汤,只见一家三口走进来,像是老熟人一般,冲着老板喊:“三碗精品羊肉!我们就喜欢你家的羊肉汤。”老板乐呵呵地过来,招呼道:“又是很久不见了!孩子越来越帅了!”

这一家人,男的看上去有五十岁,尽管已经有了皱纹,身材却笔直,穿着黑色的棉袄。女人好像小几岁,胖胖的,眼睛却很好看。他们的儿子一脸阳光,穿着笔挺的军装,英俊潇洒。一家三口热乎乎地喝完羊肉汤,不时和店老板寒暄几句,很快就离开了。店里人不多,店老板也悠闲下来,和我们闲聊。

“这家人啊,说起来传奇。”老板慢慢地说。

“十年前,他们的孩子还小,这一家三口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。那时候,你别提他们有多窘迫了。他们当时从老家出来,几乎是身无分文。夫妻俩安排好孩子上学,就开始找工作。那时候,他们每次来,都只点一碗肉。一家三口只是不断加汤。那时候,他们的脸上,愁云密布,很难看到笑容。”

一年后,再见他们时,夫妻俩已经在工地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,也有了稳定的收入,一家三口已经衣食无忧了。夫妻两个人的气色都好了很多,偶尔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了。

那一次,他们点了两碗羊肉。他们三个人,你推让我,我推让你。后来,就头对头地把那两碗羊肉吃完了。我知道他们舍不得多点一碗肉,就故意多给了他们一些。他们似乎也觉察了。走的时候,一个劲儿地说:谢谢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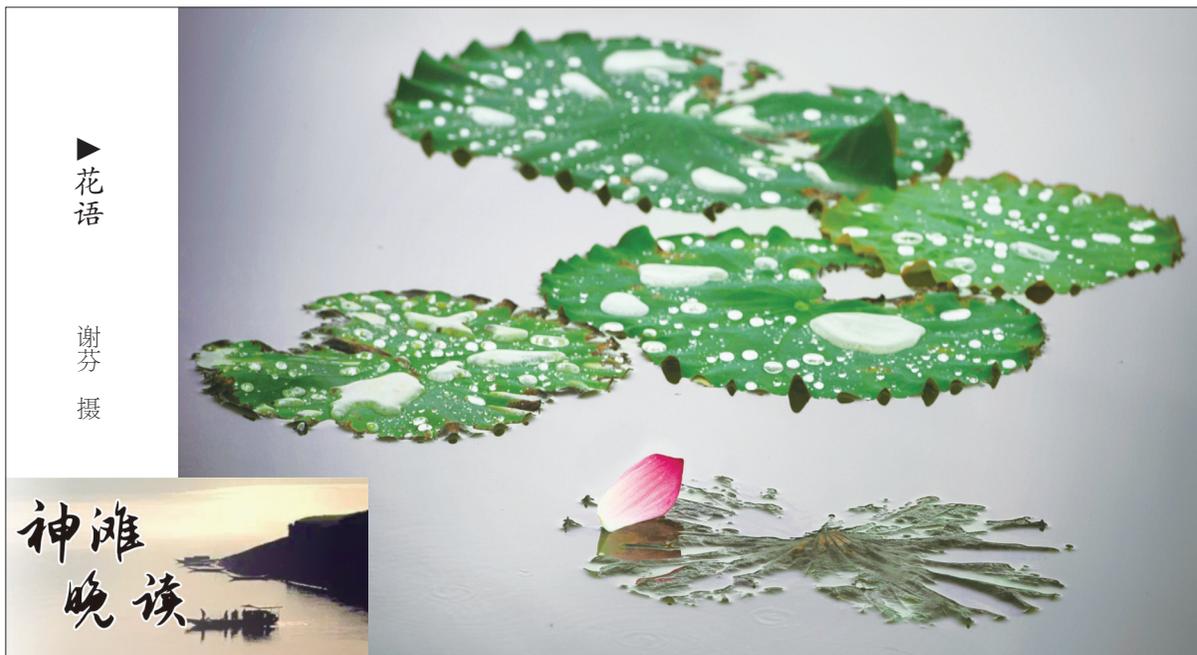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,每次来,孩子的个头就不断地往上窜,模样也越来越帅气。夫妻俩虽然也有些显老了,但是气色似乎越来越好。慢慢地,他们的工资涨了,就开始攒钱在市里买了一套小房子。他们说,第一次进去看房子,三个人都感觉像做梦一样。摸摸这,再摸摸那。平日里总给别人盖房子,如今,真的在城市里也有了自己的家,感觉一切都不现实。

几年前,孩子从中专毕业,正好赶上国家招新兵。这个男孩就去报了名,从此成为了一名棒棒的兵。因为素质过硬,经常被评为优秀士兵。三个人尽管在不同的地方,但彼此牵挂着。男孩特别懂事,有了补助金,就先为爸妈买了一个电动洗脚盆,父母特别开心。

如今儿子早转了士官,还去学校进修。这次儿子回来,一家三口又特意来这家羊肉馆。而我是这个城市里,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,也是我见证了他们一家三口这些年的变化。你看,现在他们总是那么开心,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。”

老板说完他们的故事,我和爱人相视而笑。深秋里,喝着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汤,我们聆听了一个温暖的故事。窗外阳光明媚,岁月静好。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怀梦想,勇敢向前,未来,也应该有着幸福的模样吧?

一碗羊肉汤



花语

谢芬 摄

神滩
晚读

吴发奖

在秋夜的旷野,蟋蟀的歌声
如寒星般闪烁,刺痛黑暗的幕布
它是大地的歌者,孤独地弹奏
音符是它对抗秋凉的利斧

穿梭于枯黄的草丛
每一步都是对命运的叩问
它的触须,探寻着岁月的裂痕
那里藏着季节更替的剧本

蟋

秋风如汹涌的潮水
要将这小小的身影吞入虚无
可蟋蟀跳跃,在秋的虎口挣扎
那节奏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

它在月色下的土墙根
回忆着往昔温暖的泥土

蟀

当晨霜来临,它的梦不会冻僵
歌声会在秋的深处凝固成琥珀

它是秋之魂的碎片
散落在时光荒芜的街头
用最后的颤音,唤醒沉睡的星辰
让宇宙听见它不屈的怒吼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▲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人民政府遗失湖南通用手工发票27份,发票号码:00235071-00235080、00235082-00235088、00235091-00235100,声明作废。

▲钟够华遗失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,证号:126001202306000977,专业:建筑工程技术,声明作废。

▲邵东县毛坪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谭得求私章一枚,声明作废。